

冰島雷克雅未克附近的法格拉達爾火山（Fagradalsfjall），在休眠長達6,000年後於今年3月再度活躍，伴隨着數萬次地震，早前終於噴發，震撼場景引得全球旅人心馳神往。極地曾是許多港人長途旅行的優先選項，極光之絕美更是不必贅言。現下疫情禁錮了遠遊的雙腳，國際極光協會卻如約將《國際極光藝術展2021—以光之名》帶到港人面前，希望「以光之名」為港人紓解困悶，懷着對美好的冀盼，等待生活恢復如常的一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今次展覽按照拍攝地點分為俄羅斯、挪威、芬蘭、冰島等區域，據國際極光協會總部主席星雨（Dr. Anson Pierre, MH）介紹，因近年協會新增加拿大等地分會，展覽也因此有了更多來自世界各地極光攝影專家的作品。50多幅作品環繞的展區一時成為大家朝拜極光的「聖地」，承載着觀眾的好奇驚歎，以及對旅行的深深渴盼。



●左起：星雨、Sandy Lo、Raymond Tong、Kelvin Yuen合影。

流動之美彌足珍貴

展方以《冰火創世》、《以光之名》、《與神同行》、《應許之地》四幅作品的名字構建了巧妙的呼應關係，寓意是使人們渡過當下磨難，抵達幸福之地。《冰火創世》的創作者、國際極光協會香港分會副主席 Raymond Tong 表示，極光總令他聯想到宗教與神話故事中的情節，因此在追光過程中，靈感總是紛紛而至。他的另一幅作品《鏡像空間》就攝於駕車赴芬蘭中部的旅程中：「當時開了3小時車，忽然極光顯現，就立刻下車，發現車身剛巧同時反射了極光、星空與銀河，於是就有了這幅作品。」相中可見極光盪漾於遠處，星河由天上散落到車身表面，宛如神跡。

因為極光的流動、不確定性，「把握時機」是每位攝影師謹記在心的要領。國際極光協會香港分會副主席之一 Kelvin Yuen 分享到自己的兩幅作品均是拍攝於突發情況下：「一幅是在坐車時，忽然見到極光出現，就立刻下車；另一幅是在食飯，忽然電話收到提示指附近有極光爆發，我便立刻拿起器材去影。」他的作品《Magical Night》以形態鬼魅的樹枝為前景，映襯遠處神秘奇幻的綠色極光帶，彷彿指引着通向童話世界的道路。

「影極光，是需要緣分的。」國際極光協會（香港分會）教育組理事 Sandy Lo 這樣說。作為資深的極光攝影師，她近年常帶領學生去冰島「追光」，雖說是「追」，但更要「等」，因為極光出現的時間難料，即便出現也可能因雲霧太濃而看不分明，再「追」都是徒勞。「有時在旅店等，不斷留意着預測極光的手機程式，一有出現跡象，就逐個敲門叫學生出來。」Sandy 向觀眾講述了自己作品背後的遺憾，原來拍攝當日極光是毫無預兆地出現，起初僅是「飄吓飄吓」，眼見它越來越強烈的欣喜時刻，Sandy 的相機電池卻耗盡。急忙取來新電池拍下這張相片時，其實已不是最盛大的時點，她坦言這遺憾給她留下教訓，但同時也見證了極光不確定性的魅力，「其他風景譬如星座、銀河，基本都是固定的，唯有極光，是每一秒見到的形態都不同。」

香港也有隱秘風光

多數人都知北極光，卻不知南半球也有極光，不過就比較少見。今次展覽中就有一幅新西蘭分會攝影師周永傑所拍攝的南半球極光，與北半球的極光不同的是，南半球極光通常偏紅色，有時亦會呈現粉色。然而，因為全球暖化、冰川消融，極光很有可能會在未來消失。Raymond Tong 希望觀眾可以在被如此壯麗之美觸動的同時，也意識到它的脆弱：「唯有保護冰原和地球，才能讓這些美景延續，才能令我們的後世也見到這樣的美景。」

「彩雲易散琉璃脆」，這一詩句或也可用來形容極光。物猶如此，對於人類而言，曾可隨時隨心遠遊的時日，當時只道是尋常，如今想起卻恍如隔世。Raymond Tong 原本計劃今年上半年前往貝加爾湖及西伯利亞，他遺憾已錯過貝加爾湖的3月，那正值觀賞藍冰與氣泡冰的好時節。其他幾位參展者亦都感嘆一年未能旅行的苦悶，不過他們也因此轉而探索看似已「知根知底」的香港，亦有了不一樣的感悟與發現。Kelvin Yuen 過去一年就在西貢、東平洲等地，捕捉屬於香港的壯麗風景：「很多人覺得香港沒有極光這樣壯麗的景觀，其實是一種誤解，我希望可以拍到更多隱秘的風光，令香港人看到他們未必見過的香港。」

追光者 顛守護幻美之境

五十幅極光景綵解疫下膠着之苦悶



星雨《以光之名》



●Robert Lee《應許之地》



●Raymond Tong《鏡像空間》



●周永傑在新西蘭所攝的南極光呈紅色。



●Sandy Lo 坦言攝下這張相片時已不是極光最盛大的時點。

●星雨《與神同行》

話你知道
追光者

什麼時候可以見到南極光？

Raymond：3-4月、9-10月。極光冬天才有，儘管這兩個時段不是南半球的冬季，但正值冬季剛要到來和即將離開之際，此時太陽粒子最為活躍，地球磁場迫使其中一部分集中到南極，與大氣中的原子碰撞，產生極光現象。

極光為什麼有不同顏色？

Raymond：因為太陽粒子撞到大氣中不同含量的氮和氧原子，而氮與氧原子的含量與海拔高度有密切關聯。

怎樣學會影極光？

Sandy：我會先教學生理論，如何設置相機參數，並且在香港先影星空做練習，然後去到冰島再「實戰」。不過我一直對學生說「先欣賞，再影相」，當遇到美麗風景，用眼睛去看才是最重要的。



●Sandy 展示可以監測極光的APP。

他鄉聲

德不孤 必有鄰——我和我的選調朋友

在廣西防城港的一年，我見到了很多在市府及縣鎮一線工作的人，其中有一個群體，就是在內地高校畢業後主動報名派到省市政府工作的「選調生」們。所謂選調，是在自願報名與國家選拔下，大學畢業後來到基層工作——這個「基層」的範圍很廣，有中央各個行政機構的最低崗位，也有最艱苦的貧困村鎮。選調生大多有很高的學歷，也有很好的就業前景，但他們放棄了大城市年薪數十萬元的工作，轉而來到基層，用自己的努力投入到服務市民百姓之中。他們的能力、信念和追逐理想的勇氣，總是讓我十分敬佩。

非常榮幸的是，我在防城港的時候認識了兩位來自內地頂尖高校非常優秀的博士選調生：一位讀的是工業工程，畢業後在學校工作了兩年；另一位是一個物理學的博士，在來到廣西之前，他只是經常和實驗儀器打交道。這兩人都有着相當不錯的成績，即使不搞研究，也完全可以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互聯網公司或者智庫工作，有着年薪數十萬元的收益。問及他們選擇基層的理由，他們想的都不是個人的得失，而是「多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要知道，一個十年寒窗苦讀的高材生，能夠選擇在如此艱苦的地方工作，不僅要面對收入上的巨大落差，還要面對個人的成家問題（上哪裏找合適的女朋友呢？孩子未來教育呢？）。這是一個多麼艱難的事！



●我和北大新聞傳播碩士室友的生日合照。

近兩年，內地政府中的工作人員日益呈現年輕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生帶着知識走出校園，就投身了公務員的工作中。現在想想，我當初認識的很多同學如今或執掌國計，或造福一方，都在國家搭建的不同舞台中大展身手。通過這種關係，我似乎也感受到了我和這個國家運作的某種關聯——那些改變中國的事，同身處內地的我們並不遙遠，會不會我和我身邊的人的某項事業，就在不久的某一天會改變了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呢？

我還記得幾年前在北大唸書的時候，四個室友擠在一個小宿舍（北京同香港一樣，也是寸土寸金，更何況在海澱），還都是上下鋪，在地上做俯臥撐都很難。但我們相處得很融洽，並且一到周末，常常

會在逼仄的寢室裏鋪一個小桌子，去食堂打一點滷味豬頭肉小聚一下。一個室友是河南人，家裏產花生；另一個室友是江蘇人，開了瓶白酒「海之藍」（一種江蘇特產的白酒，第一次喝會特別烈）。我們都穿着小背心 and 內褲，一邊吃一邊聊，講學術講人生，中間還會穿插一點詩歌朗誦，還有青春時代跌宕起伏的愛情。那時候我就問他，未來想做點什麼。他說，想代表中國去更大的舞台看看——那時候只當是酒桌上的玩笑。後來畢業了，他加入了「國字頭」的金融集團，負責給華為、中建等知名國企貸款支持。那時候多打些內都會心疼的他，如今已經是經手幾個億項目也「歸然不動」的精兵強將了。

終須有日龍穿鳳，莫欺少年窮！

從當年的「背心少年」到如今的國之柱石，我的室友在內的一大批走上行政崗位的大學生，不斷向我訴說着這個國家發展的無限可能。同只追求個人的名利比，他們往往在一開始沉潛，可因為將個人融入發展中的時代，他們又往往能收穫不一樣的成果。雖然用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鄰」有點自矜攻伐的味道，但某種意義上，我也希望自己能做着相同的事。個人融入時代，就會由小巷走到通都大邑，去往更大的舞台；香港的未來，是不是也可以在融入祖國的發展大局中尋找到答案呢？

作者：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青年委員會主委 王柏榮

花藝市集 推本地農業可持續發展

踏入春夏，早前大館洋溢著鮮花的香氣，活動「花見大館」包括有由大館商店和餐廳提供的以花為主題的特別餐飲和工作坊，還帶來了花藝市集，市集匯聚了多件極具特色的本地品牌，除了展示出各種花藝的擺設和裝置，還有帶來不同類型的產品。活動「花見大館」不但貫徹傳統花卉市集的概念，主辦單位更希望通過活動探索可持續發展的課題。

應創造本土產業鏈

「花見大館」花藝市集其中一個攤位「本地種植」（LoCoFARMS）帶來了一系列由本地農產品製作的食品、飲料和醬料，冀藉着這些產品，讓前來的人能夠了解更多有關香港本地種植背後的理念、故事、面對的挑戰以及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本地種植」是由香港大學公民社會及治理研究中心與社企「本地農舍」攜手創立，關注到近年本地農業又再活躍起來，背後卻沒有加工發展去支撐和帶動，因此，「本地種植」的初衷是透過品牌來建立平台，連結本地的農夫和手作的加工者，將創意和本地食材糅合，製作出多樣化的產品，並同一時間推動香港的農業發展，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產業鏈。

據了解，香港農業本身有很長的歷



●「本地種植」團隊。

史，上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是行業最蓬勃的時期，當時新鮮的本地農產品隨處可見，後來因為入口農產品加入競爭，此行業才逐漸在城市中式微。要本地農業再次回到高峰、成為第一產業並不容易，但「本地種植」的團隊相信，本地農業其實自帶很多功能，只要善用香港本土的資源，發揮本地食材的潛能，它不但優化周圍的環境、創造健康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行業穩定了本地食物的供應，滿足到人們基本的生活需求，因此對於本地農業未來發展的前景有一定的信心。尤其經過去年的疫情，人們逐漸感受到任何資源的供應都並非理所當然，而且整個社會對於食物質素也更為上心。團隊還提到，現階段將着重提升農夫技術和參與度，並會帶出創新的想法，以提高人們對本地耕作的支持。

文：陳苡楠